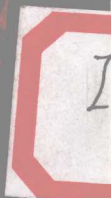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八

逃婚記

卡德蘭／原著・畢璞／譯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十

逃婚記

卡德蘭／原著・畢璞／譯

逃 婚 記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⑧

著 者	卡 德 蘭
譯 著	畢 璞
出 版 者	明 遠 社
	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十 樓
	電 話：H 6 1 6 6 8 3
發 行 所	明 遠 社
	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十 樓
	電 話：H 6 1 6 6 8 3
印 刷 所	建 明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英 皇 道 651 號 二 樓
定 價	港 幣 6 元 外 埠 美 金 1.5 元
初 版	1 9 8 0 年 1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

作者簡介 英國籍的巴巴拉·卡德蘭 (Barbara Cartland) 是早負盛名的多產作家。她除了寫過一百多本愛情小說之外，還寫過很多歷史小說、傳記、戲劇以及社會問題方面的書，同時，她又是一位演說家。

卡德蘭女士出身貴族，對宮廷內幕知之甚詳，所以她的小說經常以貴族家庭為背景。現在譯介的這本「逃婚記」(原名「恐怖的古堡」"The Castle of Fear")，描寫的就是倫敦和蘇格蘭貴族之間曲折動人的羅曼史。

第一章 一八八六年

緊跟在一隊吹奏着喇叭的樂隊之後，王室的行列進走了舞會。貴婦們紛紛屈膝敬禮，她們那些珠光寶氣的頭飾幾乎碰到了地板。

塔笛卡望着那無數的拖地長裙，就像在風中搖曳的花朵一樣，她突然獲得一陣美感。

威爾斯王子和王妃走到皇家座位上，一陣鼓聲，樂隊奏起了「天佑女王」。

一個在白金漢宮舉行的皇家舞會，當然比塔笛卡從前參加過的普通舞會更有吸引力和令人興奮。不但女士們眩目的珠寶使得這個舞會光芒萬丈，而男士們也有着多彩多姿多采的一面。

最動人的莫過於那些綴滿勳章的制服，還有大使們綉花的大禮服、褲短及膝的朝服，它們都佩着勳位最高的嘉德勳章。

威爾斯王妃是當今最美麗的女人。她穿着銀白色織綿緞的衣服，戴着綴有白色鴛鳥毛的面紗。她一出現，使得坐中的其他女人都失色了。

「法國人說得對，」塔笛卡這樣想。「英國是美女之邦。」

皇室行列由張伯倫爵士引導，肯默爾爵士現在已經不露面了。

所有的貴族男女和賓客都跟着王子和王妃走進舞池。王子夫婦首先開舞，他們跟着樂聲以文雅而優美的舞步跳着。

塔笛卡站在她的繼母旁邊。她的繼母坐在鑲着紅色天鵝絨的大使席上。

還沒有人來邀請塔笛卡跳舞。不過，她知道等到這正式的舞過去之後，她就會有許多舞伴。

「你看，龍侯爵是個多麼漂亮的男人呀！」她聽見坐在她繼母旁邊的一個大使夫人說。

「嗯！是很傑出！」林治夫人表示同意說。「我一向認為費孚伯爵很不錯。蘇格蘭人在這種場合中當然顯得出衆啦！」

大使夫人大笑起來。

「英國人得注意他們的榮譽了。不過，自從斯楚格雷公爵不再光臨我們的舞會以後，競爭已不太劇烈了。」

「我很懷念他。」林治夫人說。「我一向都認為他是我所看見過最英俊的男人。」

「我們通通都這樣想。」大使夫人微笑着。「多可惜呀！真是太可惜了！他居然把自己關在北方。」

「你的意思是說，」林治夫人說。「自從那次悲劇之後，他就脫離了社交生活？」

「我聽說他甚至不接受去巴爾摩勞的邀請。事實上……」

大使夫人壓低了聲音，使得塔笛卡聽不到她說的話。

塔笛卡本來不怎麼注意聽她們的話，這樣一來，她反而有點好奇了。到底那個人是誰，竟使得繼母對他讚不絕口。

林治夫人吹毛求疵的毛病是出了名的，她對誰都瞧不起。

一個穿着燦爛奪目的軍服的年輕人向塔笛卡鞠躬邀舞。他是一名衛士，曾經追求過塔笛卡

她本來希望今天晚上能够躲開他，但是由於還沒有人來請她共舞，她只好答應。

「我一定要見你。」他們一走到監護人聽不見的地方，他就立刻這樣說。

「你昨晚見到我了。」塔笛卡回答說。「還有前晚。」

「我的意思是只有我們兩個。」

「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爲甚麼？一定可以找到我們會面地方的，你可以對你繼母說你要到圖書館或者大英博物館去。找出任何她不會懷疑的理由。」

「我爲甚麼要這樣做？」

塔笛卡的聲音冷冷的。年輕人熱切地瞥了她一眼，說：「你知道理由的。我告訴過你很多次，我愛你。」

「我也告訴過你很多次了。」塔笛卡說。「我不要聽你的話。事實上我也不會那樣做。」

「要是我向令尊方面進行呢？」

「我相信他也會拒絕你。讓我把話說清楚吧！我並不想嫁給你，也不會跟任何人結婚。」

「我有甚麼不好？你爲甚麼不愛我？」

「我很抱歉。韋特令罕上尉，」塔笛卡堅定地說。「我想我們不必再討論下去了。」

「那我怎麼辦？」他絕望地說。

「我也不知道啊！」塔笛卡說。

一曲告終，她回到繼母身邊。

韋特令罕上尉跟着她，渾身不自在的站在兩個女人之間寒暄着，直到下一次音樂開始。

塔笛卡游目四顧舞會上的一切。那無數的鮮花、白色鑲金的柱子、皇室的座位、公爵夫人的紅天鵝絨椅子。樂隊是在走廊上演奏，少數的貴賓站在一條長長的紅繩索後面。

那些侍從武官、皇家僕役都站在走廊和樓梯上，其中軍人的制服最多姿多彩。

另外一個年輕人來邀她共舞，她也像剛才對韋特令罕上尉那樣冷冷的。

只不過她第五次回到繼母身邊，林治夫人就說：「這支舞曲完了以後，我和你父親就要去參加皇室的晚宴。卡紹夫人答應做你和另外幾位小姐的監護人，你跳完舞記得要到她那裏去。」

「不，繼母。」塔笛卡回答說。

林治夫人並沒有留意她的話，她正望着她的丈夫，他穿着大使的服裝，看起來器宇軒昂。他正穿過人羣走向她。

貴賓們跟在威爾斯王子和王妃後面走向鑲金的餐廳時，趁着混亂，塔笛卡偷偷溜跑了。她怕韋特令罕上尉再找她跳舞，而她實在不想跟他再討論那件事。

她離開舞廳，穿過一間很大的接待室，發現自己走進一間比較小的接待室裏。

在這個晚上稍早的時候，林治夫人曾陪她和她一個舞伴在這裏參觀女皇和孫輩在一起的一幅畫像。

她對畫像並無興趣，不過她注意到這裏有一扇落地大窗可通陽台，她突然想到花園裏看看。現在，她走過房間，置身於溫暖七月的夜晚中。

花園，正如她所想像的，非常可愛。樹上都綴有小燈，一輪蒼白的月亮升空時，還可以看到草地、花壇，以及遠處的一個噴泉。

塔笛卡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她常常感到人類的侵略性和佔有慾，而大自然的美所給予她的快樂與滿足，是沒有人比得上

的。

今天整個下午，她都陪着繼母去拜訪她的朋友，作一些無聊的社交談話。現在，她第一次感到自由、解脫，彷彿可以呼吸了。

「沒有一樣東西比月光下的花園更可愛的了。」她想，尤其這是御花園。

當她正在神遊於她自己幻想的世界時，一個聲音使她回到現實裏。

「美麗的小姐，你一個人在這裏想甚麼呀？」

· 第 一 章 ·

她迅速轉過頭來，發現一個高大的男人站在她身後，這個人她在今天晚上曾經注意到。

現在這個人正用一種極其優雅的姿勢抽着雪茄，烟草味把花香都遮蓋了。

塔笛卡沒有回答，她不知該怎樣去跟一個未經介紹過的人說話。於是，那個人又說了：

「你是塔笛卡·林治。我認識你的父親，也認識你的母親。」

「你認識我母親？」塔笛卡的聲調顯得很熱切。

「是呀！我還是先介紹我自己吧！我是克勞利爵士。」

「我聽過你的大名，」塔笛卡說。「爸爸常常提到您在賽馬方面的成就。」

「我是有幾匹好馬，」克勞利爵士不感興趣地說。「我早就想跟你見面了。塔笛卡。」

他這樣熟不拘禮地稱呼着她的名字使她呆住了。她問：「是因為你認得我媽媽嗎？」

「她真美麗，」克勞利爵士說。「你長得很像她。」

「我也常常希望能夠這樣，」塔笛卡說。「我記得她是我心目中最可愛的人，不過她在我十歲時就去世了。」

她的聲音裏有着渴望之情，月光照在她臉上，現出她眼中的哀傷之色。她的眼睛是那麼大，顯得她鵝蛋形的小臉更小了。

無疑地，她在舞會的少女羣中是最突出而氣質最優雅的一個。

在她完美的臉孔上，深深的大眼睛，以及濃黑的頭髮似乎有點神秘而且不像英國人。

克勞利爵士走近一點，靠在陽台的欄干上。

「我還認得你的外祖父，」他說。「八年前我在俄國跟他住在一起。」

塔笛卡沒有說話，只是充滿疑問的望着他。

「我跟他談過你的母親。」

塔笛卡鎮靜地等候着。

「我以爲她的死也許可以使那位頑固的老人心腸變軟一點。」他繼續說。「但是考賓斯基王子只說了一句話：『我的女兒？我沒有女兒呀！』」

塔笛卡深深吸了一口氣。

「我在小時候就希望有一天能够會晤我的俄國親戚。」

「王子已經去世了，」克勞利爵士說。「不過，一定還有很多阿姨、舅舅及表兄弟姊妹們會歡迎你的。」

「我不相信。」塔笛卡說。「而且，他們那樣對待我母親，我絕不會寬恕他們。」

「親愛的，你母親跟你父親私奔呀！」

「那算是犯罪嗎？」塔笛卡熱切地問。「他們彼此相愛呀！俄國人當然也有感情，懂得戀愛

的吧？」

「那麼，你懂得嗎？」

克勞利的聲音裏有一種新的成份，這使得塔笛卡機警地望向他。

他一定超過四十歲了，她想。他從前可能很英俊，可是現在却太胖了，而且穿着太華麗。她從經驗中認識了他那種眼色，於是她轉過頭望向花園。

「再談談我母親吧！」她靜靜地說。

「我却寧願談你。你幾歲了，塔笛卡？」

「我已經過了十八歲了。」塔笛卡說。「我去年本來就應該出來參加社交活動，不過因為我的祖母去世了，我們都在守孝。」

「雖然你遲了一年，可是你還是男人心目中最可愛的女孩。」

「謝謝你的誇獎，」她禮貌地回答，可是聲調冷冷的。「現在我得回到舞會裏去了。假使裏面不是那麼熱，我也不會離開的。」

「不用忙，」克勞利爵士說。「你父親和繼母現在皇家的行列裡，我看見他們正要去吃晚飯。」

「當然你也應該在那裡哪！爵爺。」

「我想跟你說話嘛！」

「所以你跟蹤我？」

「是的。我看見你開溜，就找了一個藉口，爲了你而離開我應陪伴的女士。」

「我認爲那是沒有必要而且不仁慈的。」塔笛卡說。「也許她會肚子餓。」

「我相信有一位正在守候着的侍從武官會取代我的位置。」克勞利爵士說。「不過，我爲了你而犧牲晚飯，你起碼也該請我客吧？」

塔笛卡緘默着。她知道自己不喜歡這個體格魁梧而狂妄自大的人。這個人有些地方使她內心非常害怕。

她對一個人的觀察從來不會錯的。

她遇見某一個人，馬上就知道這是個甚麼樣的人，不可靠。有時，她跟一個人見過一次面，以後就要設法避開。

她想：她這種本能，大概是由於跟着從事外交工作的父親，幾乎跑遍了歐洲的國家之故。

她的教育在很多方面可能是疏忽了，不過人們對此並不關心，尤其是男人。

「你真是非常的美麗。」克勞利爵士望着她靜靜地說。塔笛卡覺得他好像在稱讚一匹馬。

「你是在戀愛嗎？」

他這樣問使得她感到非常意外，她吃了一驚。

「不是，當然不是！」她急促地回答。

「可是你談到愛時，好像懂得我們每個人都夢寐以求的那種令人興奮的滋味。」

「我從來沒有戀愛過。」

「可是你在渴望着它，」克勞利爵士說。「那一個女人不是日夜在等候她夢中的白馬王子呢？」

他的聲調中有着嘲諷的成份。塔笛卡不假思索就問：「你結過婚了吧？爵爺。」

「我曾經結過婚，」他糾正她。「不過，我已經做了五年鰥夫了。」

「我很難過。」

「你用不着安慰我，」他說。「我並不懷念我的妻子。我們兩個人在各方面都合不來。」

塔笛卡詫異地望着他。

「那你爲甚麼要娶她？」她問。

說出來以後，她又覺得未免有點交淺言深，過於唐突。於是她在他還沒有回答以前，又急急的說：「對不起！我向你道歉，我不應該問的，現在我得回到舞會裏去了，爵爺。」

她舉步想走向窗口，但是他伸出手來捉住她。

「我要你在這兒陪我，」他說。「我要你跟我聊天。塔笛卡，我想吻你想得比甚麼都要。」

她想抽出手，可是他不肯放。他想用手臂攏着她，她只好拚命往後退。

「請你放開我。」

她的聲音冷冷的。要是換了一個年輕人，他一定不敢造次；可是克勞利爵士只是大笑。

「你說的話表示出你身上流着俄國皇室的血液。我可以看得出，小塔笛卡，你曾拿鞭子在匍匐腳下的農奴面前揮動，或者駕着雪橇飛躍雪地。」

他繼續說下去，聲音低沉了一些。「你絕對不會冷漠無情的，所以我想吻你的嘴唇來感受那如火的熱情。」

「你怎敢說這樣的話？」塔笛卡光火了。「你知道你沒有權這樣做的。」

「你有甚麼辦法阻止我？」

他勇敢地向她挑戰。她感到有一點恐懼，不過，她還是傲然地說：「我想我父親不能忍受他的女兒被侮辱的，尤其是被一個自稱是他的朋友的人。」

「你以為你父親會相信我是在侮辱你嗎？」克勞利問。塔笛卡非常痛恨他嘲諷的聲音以及輕佻的微笑。

「我要回到舞會裏，請你讓路。」

她把手從他的手中抽開，一面大膽地望着他。

有一會兒她以爲他會拒絕，然而他似乎改變了主意。

「很好，我帶你回舞會去。我要跟你跳舞，把你抱在懷中。」

「我不跟你跳。」塔笛卡聲明。

當她走在前面穿過接待室時，她明顯的察覺到他走在她旁邊。他是那麼沉靜而充滿自信，認爲她一定會答應他。

他們走進舞會，一隻舞正在進行着。在她要跑開之前，他的手臂已環抱着她的腰。

她使自己變得很僵直，希望不必靠語言而能把自己的不快傳達給他。但是在他們跳舞的時候，她發覺他一直用危險的眼色注視着她，她的沉默一點也沒有困擾到他。

他跳得很好，那是她想不到的。由於她的動作一向很優雅，所以她也沒辦法使自己變得太僵硬，即使她對他放在她背上的手感到很討厭時也是如此。

「我甚麼時候可以再見到你？明天？」

「我很忙。」她簡短地回答。

「我要帶你坐車去逛公園。」

「我不能接受你的邀請。」

她的聲音是諷刺性的，他笑了起來。

「你是想拒絕我的獻慫慫？」

他在逼她回答。

「讓我把話說清楚好嗎？克勞利爵士。我很感謝你的邀請，不過，無論明天或者任何一天，我都無意接受。」

「你知道嗎？」他說。「當你生氣的時候，你的眼睛像火一樣閃爍。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女人在憤怒時如此誘人，她們在這個時候都很難看；而你却比安靜時更美麗。」

「我並不希望你奉承我。」

「這不是奉承，是事實。」

他正說着，音樂停止了。

「你會再和我跳嗎？」他再問她。

「我想你會知道答案的。」她回答。

他大笑，彷彿她在談一件有趣的事。

「你十分年輕，」他說，「可是我還是想吻你。」